

世云中篇小说集

挺直你的腰杆

世云 著



民族出版社

世云中篇小说集

挺直你的腰杆

世云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挺直你的腰杆: 韦世云中篇小说集 / 韦世云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12

ISBN 7-105-07408-12

I. 挺... II. 韦...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374 号

挺直你的腰杆

- 著 者 世云
策 划 黄凤显
责任编辑 杨蜀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印 张 6.62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5-07408-6/I·1592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目 录

三乐啊三乐	1
挺直你的腰杆	35
春旱	74
水鸟	117
高处不胜寒	134
农民银行	175

三乐啊三乐

我们的兰秉和村长要转干了。消息像温柔的春风吹拂着我们三乐村的山山水水，村头地角，人们围在一起议论。饭后闲谈，有人说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做梦也不该梦到这个份上；有人说兰村长也应该转干了，当了那么多年的村干部，三乐出个干部有什么奇怪？村上就有一个人不参加议论，她是兰村长的老婆农春梅。农春梅不相信石山上那些牢固的石头会自己坠落下来，不相信兰秉和能吃皇粮。

一天，天色很暗，太阳想出来不出来的，山峦和沟壑都不很明朗。椿叶本来就墨黑，没有阳光，就更墨黑了。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背后有好多的香椿。风一吹椿叶，椿叶摇晃起来，好像要飘落下来一样，飘逸着无尽的芳香。这时走来一位中年人，他很礼貌地向我打听兰村长的家。我把中年人带到兰村长家。

兰村长家独家独户建在一座椭圆形的石山下，背后倚着青山，有开窗绿山鸟鸣随的感觉。门前有一架瓜棚，四条水泥柱子撑着一片绿。兰村长家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垒石头用来饲养牲畜；上层椿木作柱，周围框上木板用来住人。我领客人踏上石梯，进到兰村长家里。

兰村长不在家，他的女儿兰娇艳在家。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从房间里咚咚地走出来，右手捧着瓜子，左手挑拣着，然后往嘴上甩，瓜子准确无误地甩进嘴里，在嘴里滚动两下，

挺直你的腰杆

瓜子壳从唇边蹦出来，瓜子仁嚼在嘴里，瓜香溢满堂屋。兰娇艳不愧为村长的女儿，小小年纪，看上去就与众不同，她一点也不害羞，一点也不怯生。见到家里来客人先用目光扫到客人的脸上，然后灿烂地笑说，你找我爸吧？客人说，你爸不在家？兰娇艳说，我爸在九弄，九弄发洪水了，他在那里救灾。

我们三乐村大雨水灾，无雨旱灾。大雨的时候，山洪暴发，雨水从山上冲下来，山洼地带没有排水洞，洪水汇积在洼地里，满满的，至少要一两个星期才能退去。每当春末夏初发洪水的时候，洪水浸泡着那些即将收割的玉米，玉米发酵后像粪便一样臭气熏天。洪水消退后，这里的洼地又旱得要命，泥土坚硬无比，用铁锄都锄不动。

客人说，你去叫你爸回来，我有急事找他。兰娇艳说，嗯，你们在家等着，我去叫他回来。兰娇艳说着走了。

兰娇艳在山外的小学读书，读五年级，下学期就考初中了。她跟我同班。我父亲是班主任，中国最小的主任。兰娇艳写字很认真，一行行的，像种玉米一样，整整齐齐的。我父亲特别关心她，有时还给她单独开小灶。

兰村长回来了，带回满身的臭汗，脸膛像椿皮一样黯淡，眼眶一圈圈的皱纹，头发竖起来像山坡上的茅草。兰村长一进家，沉寂的家便活跃起来。他乐呵呵地握着客人的手说，欢迎，欢迎，唐组委，我代表三乐人民欢迎你。这时，我才知道来客不是一般人，他掌握全乡的人事任免大权。他来三乐村，进兰村长家，说明我们兰村长的转干消息不是马路消息了。

兰村长进房间去，从床铺底下拖出酒缸，舀一口盅和一碗玉米酒出来，把口盅递给唐组委说，唐组委，喝杯开水。

唐组委接过口盅，闻到玉米酒的香味，笑着说，兰村长你家的开水真香啊，兰村长说我先干为敬了。于是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后用空碗碰到唐组委的口盅上说，你试尝这开水的味道怎样？平时兰村长用那口盅喝茶，口盅里黑不溜秋的，口盅一边留有兰村长斑斑点点的唇痕。唐组委无从下口，只象征地品了一小口，就放下口盅了。

自从转干的消息传出来后，兰村长左等右等，日夜盼望这一天的到来，终于等到了。兰村长非常灵醒，很快厨房那边已经传来惨淡的鸭叫。唐组委交待兰村长一些事宜之后，从胳肢窝里抽出公文包，拉开拉链。链咝咝响，兰村长双腿随响声颤抖起来。唐组委在公文包里捣来捣去，捣不出什么名堂。兰村长心跳如鼓，紧张得要命，说一千道一万，没有一纸公文，说什么都没有用。不知是唐组委故意逗兰村长开心呢，还是公文包里公文太多，唐组委在公文包里翻来翻去，翻得兰村长鼻头上都冒出了汗水，唐组委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递给兰村长。唐组委说你就按通知办吧。兰村长抖动着手接过信封，向唐组委深深地鞠了一躬。唐组委骂道搞什么名堂，清朝时代呀。兰村长满面笑容，所有的感激都融在他的笑里了。唐组委欠身要走，兰村长拉着不让走，说无论如何今天都要端他家的饭碗。

一个要走，一个不让走，主客推来推去，很不好意思。唐组委不得不拿出领导惯用的杀手锏，兰村长才松开手，让唐组委出门。唐组委说乡里有个紧急会议，要赶回去主持，改天吧，你转干那天，我一定来跟你干一场。兰村长当了多年的村长，他知道领导推辞的方法，当领导不想吃你的饭，或是不想见你，总是推辞说今天有会议，改天吧。领导要开会，领导有会开，谁敢阻挡领导去开会？

挺直你的腰杆

唐组委走了，兰村长心里感到非常遗憾，但多少也有点客退主松的感觉。鸭子砍下来了，留不住唐组委，自个儿也要庆贺庆贺，此事不庆贺更待何时？此时不庆贺更待何时？村委邓副村长不请自来，他一进门便合起掌说恭喜啦恭喜啦。尽管兰村长不高兴邓副村长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有点老卵耻但是还是敷衍道，来，来，我正想叫人去请你呢，请不如逢，请不如逢。兰村长说着转脸向兰娇艳说，娇艳你去请罗老师来家里喝酒。罗老师是我父亲。我知道兰村长有酒不会忘记我父亲，我父亲也不客气，逢请必到。

脾气再好，碰到这种情况，多少都有些气。农春梅挑柴火回来，见她留着过节的鸭子已经砍上桌了，气就不打自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剉鸭来吃？邓副村长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他见农春梅脸上阴云密布，便打趣说嫂子，恭喜啦，我们村长大哥明天就去县城体检转干了。兰村长从厨房里端菜出来，故意不看农春梅。农春梅哪里知道有这么回事，真有这么回事，不说剉鸭，剉羊她都没有意见。兰村长故意大声说，唉呀，真可惜，唐组委今晚有会，不能在我们家吃饭，我们大伙只好自己喝了。

菜上齐了。我父亲罗老师，村委钟会计，团总支兰书记陆陆续续到达，人员到齐了，饭席就开始了。

我是没有资格进厅堂那桌的。本来我想回家吃，却被兰娇艳的母亲拽住了，我知道她是看在我父亲罗老师的面上留住我的。我、娇艳、她堂妹、娇艳的母亲在厨房里共一桌。

我们这一桌好像是兰娇艳当桌长一样，一进桌她就往我碗里挟鸭腿，我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母亲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推辞说，我不吃鸭腿，给你堂妹吃。其实小时候我很爱吃鸭腿的。逢年过节，我家里剉鸡剉鸭，进桌前，我父亲

都砍巴腿让我先啃，进桌时，我就老实了。而在兰村长家哪轮到我吃巴腿？我要把巴腿转移到娇艳堂妹碗里，娇艳的母亲把筷子压过来说，吃，你吃，读书人用脑，吃了补脑子。

大厅外面那桌开战了。山里人见酒就不要命，往死里喝。期间，娇艳被他父亲叫去代销店买了几趟酒。后来我父亲喝醉了，兰村长喝醉了。本来他们俩人想联手搞掂邓副村长他们的，结果搞不掂人家，反被人家搞掂了。

我父亲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喝醉了胡言乱语。兰村长也一样。三乐人说，他们是一对活宝。他们反反复复就说那么几句话。我父亲说——老弟呀，你终于熬出日头了，老弟呀，你终于熬出日头了，老弟呀……兰村长口里泛着白沫来来去去说老兄呀，我要拿什么比你呀，你是宁武师范生，我连小学都不毕业，老兄呀……

体检前，兰村长召开了一次村干部会议。会议在村部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就那么四个定工干部。兰村长交待兰支书安装高音喇叭。兰支书说三四个人会议，就不用安扩大器了吧。兰村长有些气，叫你安你就安，我还没有走，我说了算。兰村长站在主席台上，四个定工干部坐在主席台下。兰村长右手握着麦克风，左手轻轻地拍着麦克风，嘴巴靠近麦克风，像吹风蛇一样不断地吹气，麦克风噗噗响。兰村长说，同志们，你们听见响没有？大家点头齐声说响了。兰村长宣布大会开始，兰村长好像不是面对四个村干部，而是面对三乐村的几千人民群众，他神情亢奋地说，同志们！三乐村的父老乡亲们，我走了，以后三乐村往哪里去？我相信在我多年的培养下，大家会逐渐成熟起来的，人民会富裕起来的。这是兰村长临走前发自肺腑的讲话。当时我站在窗外，我深深被兰村长的话所打动，此后，三乐往哪里去啊？

挺直你的腰杆

散会后，兰村长就启程了。有很多村民从老远的山寨来送兰村长下山。那时候还很早，太阳还没有上山，有些村民从山寨走到村委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我估算他们天还没有亮之前就得出门来送兰村长了，他们怎么知道兰村长要离开三乐呢？我被这些村民质朴的感情所感动。兰村长肩上背着一个麻布袋，头戴一顶草帽。村民们送兰村长到山顶上，在一棵香椿下和兰村长道别。记得那时候太阳已经爬上来了，照在我们的头顶上，很灿烂，一点也不吝啬它的光热。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着汗水，我的汗水流到我的嘴里，甜甜的。没有风，真的没有风，一缕风都没有，多么希望有一点风啊。当时我还小，不知道这种送别的实际意义，后来读到古人的一句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才真正领会到送别的真正意义。兰村长走下石梯，兰娇艳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不知道娇艳为什么要流泪，她爸转干，她应该高兴才对呀。也许她是流幸福的眼泪吧。兰村长已经走下几级石梯了又调头回来，依依惜别地举起草帽向我们挥手，喊道回去吧，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的！

那时候，我们三乐人去县城，要到乡府路边的一个小车站那里搭车。我们兰村长赶到小车站，去县城的第一趟班车已经开走了，兰村长只好等中午十二点的那一趟。兰村长看看手表（这表是前年他被评为市劳模奖的），现在刚十点钟，还有两个钟头时间。呆在小车站闷得要命，就那么一小间平房，里面有几张木条凳子，破破烂烂的，坐到木条凳上，黑蚊子成群出来袭人。兰村长离开小车站，走过平房的后面，眺望四周，见没有人，把脚踏到墙角上撒尿，很尽情地。却没料到前面甘蔗地里有人，他急忙收起来，趑回头，去了乡府。

乡府办公室潘秘书接待他，潘秘书说兰村长要办什么事啊？兰村长没有直接回答潘秘书的问话，而是从从容容地从麻布袋里取出转干体检的通知，递给潘秘书看，潘秘书看后很恭维地说，祝贺你兰村长，你转干了，我们就是同事了。兰村长在收回通知的同时对潘秘书说，潘秘书你打算安排我在哪一间房子里住呢？潘秘书心里嘀咕道，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就要我安排住房了，潘秘书心里这样说，却没有表露在脸上。潘秘书微笑着说，虽然现在乡府住宿很紧张，但到时候我会给你安排的。

兰村长离开乡府办公室，迈开大步视察了乡府住宿区。宿舍建在一个缓坡上，一排排，一栋栋，井井有序。兰村长望着这些漂亮的楼房，心里道，这些楼房必将有一套属于我兰村长的！此时此刻，我们兰村长的心情说有多兴奋就有多兴奋，说有多激动就有多激动。如果说山旮里飞出金凤凰，那我就是那只金凤凰了。兰村长在宿舍区的尽头，碰上了唐组委。唐组委热情地握着我们兰村长的手，准备上县城体检吧？兰村长笑吟吟地答道，是呵是呵。

唐组委拉兰村长去吃狗肉，狗肉店在街头的一角，这里的狗肉很有名的。唐组委叫狗肉店老板称上一斤狗肉，打来一碗米酒。兰村长说，昨天你到我家不在我家吃饭，今天你却请我吃狗肉，真不好意思。唐组委说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来，喝。唐组委把一斤米酒一分为二，把一碗递给兰村长。兰村长笑呵呵地说也是也是，来来，喝。兰村长拿起酒碗碰过唐组委的碗，一仰头，一碗酒一饮而净，然后喊道，老板打酒来，唐组委阻止说，不要酒了，喝多了血压高，体检不过关，等你体检回来我们再喝个痛快。兰村长听组委这么一说，就不敢放肆了。

挺直你的腰杆

唐组委送兰村长去小车站搭车，路上，兰村长的手时不时攀过唐组委的肩膀，把头靠到唐组委的耳边说悄悄话。兰村长说，我走了，三乐往哪里去？组织打算给谁来接我的位？唐组委说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组织会征求你的意见的。唐组委这么一说，总算给兰村长吃了定心丸，总算说到兰村长的心坎上。十二点，兰村长上了车。车上乘客稀少，兰村长拣了靠窗的位子，打开车窗向唐组委挥手。唐组委一面朝兰村长挥手，一面说回来进家，我住在 301 号。兰村长说好啊，以后我要住 302 号，我们做邻居。

一路上，兰村长精神非常振奋，他把目光投出窗外，外面阳光亮亮的。正值夏收夏种，山坡的畲地上是黄澄澄的玉米苞，田间是金色的稻谷。这些景色正符合兰村长此时此刻的心情。以前他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三级干部会、县经济工作会都坐车经过这条路，那时候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受。过去他认为山上那些山洞向公路开口是要吃人的，所有的车祸都是因为那些山洞酿成的。而今天他却认为那些山洞向公路开口是向人们问安的，是向他道喜的。

县人民医院被两条小河环抱着，像建在一个小岛上一样，有一座石孔桥跨过。雨季河水汨汨地流过桥下，很壮观；旱季桥下没有水流过，有花花绿绿的垃圾堆，人走过桥上，谁会理会桥下？过了桥再走一个小坡就进入县人民医院了。医院的路旁柳丝依依。兰村长走过柳树下，别有一番心情，和平时走过香椿树下大不相同，他觉得这些绿茵如盖的柳树太美了。兰村长想如果他是诗人，一定给这些柳树题上一首诗。兰村长在柳树尽头看到医院的急诊室。兰村长摘下头上的草帽，走进急诊室，很礼貌地站在医生面前。男医生在专心细致地看着一本医学书。兰村长带着几份卑微，带着几

份谦和，脸上尽量挤出笑来说，医生同志，转干体检在什么地方？

男医生抬起头，但眼睛并不看我们的兰村长说，下班了，下午再来吧。

兰村长说，下午多少时间才上班？

男医生说，三点。兰村长说，三点才上班？这两个钟头医生们都干什么去？

男医生瞪了兰村长一眼说，干什么去？医生不要午休呀。兰村长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有气。人一有气，语句就变调了，说起话来便带有不满的成分，听的人会闻出火药味来。兰村长大声说，午休？我们农民劳动多辛苦，都没有午休时间。你们上班轻轻松松，不受日晒雨淋，不流血不流汗，还有什么午休时间？岂有此理！男医生鼓着腮牙看他的书，不搭理我们的兰村长。

兰村长自从在小车站后面突然收起来后，就没有排尿的机会，这个时候他觉得尿憋得厉害，膀胱有些隐隐作痛。兰村长在一个病人的指引下来到厕所，我们兰村长竟然以我们三乐的如厕方式随意地进入女同志的厕所里。厕所里没有人，这个时候整个医院都沉浸在午休的静穆之中。兰村长放松出来，在门口撞到一位女医生。这位女医生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体态臃肿，肚子挺得鼓鼓的，像孕妇一样。我们的兰村长哪里知道这种臃肿的实际意义？这种看似怀孕的肚子实际上是官运亨通的表现，是荣华富贵的象征。女医生本来低头匆匆如厕的，这个时候不急不会来厕所的。女医生抬头看到兰村长从她们的厕所里出来，吓了一跳。女医生举起肉嘟嘟的手指着我们兰村长的额头，骂道你怎么乱进女人的厕所？兰村长抽着他的裤头说我进女人的厕所了？我怎么知道哪边

是男厕所哪边是女厕所？其他地方的厕所墙上都写有字，你这里没有。女医生指到门口上，吼道你看上面！兰村长抬头望见厕所的左右两边各用一男女头像表示。兰村长望了望两边门口上的图示说，现在有的男人头发比女人还长，让我怎么看出来哪边是男厕哪边是女厕。女医生听兰村长这么争辩，她的脸膨胀起来，红嘟嘟的。女医生恼火了，骂道，你闯进女人厕所还狡辩。女医生冲过来，拽住兰村长的衣襟说你不认错是吗？走！我送你去保安室！

这时候兰村长表现出沉稳的样子。其实，我们的兰村长已经心虚了，只是佯装着胆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的吗？女医生说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皇帝也不能随便进出女人厕所。

兰村长望望四周没有人，料想女医生一个人不能把他怎么样，就拍着胸脯说我是三乐村的村长，县人大代表，今天我是来体检转为国家干部的，来到你们这个医院体检。你的这个医院不是叫做人民医院吗？什么是人民？你说，你说呀。女医生听到三乐村的名字，心头就鼓捣起来，当年她下去接受再教育的时候，就住在三乐村。如果没有三乐村人民群众的保护，她不会活到今天了。

女医生佯装着被兰村长说服的架势，放开兰村长，一面走进厕所，一面说你走，下不为例。

龅牙男医生不理不睬我们的兰村长，肥壮女医生歧视我们的兰村长。孤独的兰村长站到草坪边，望着绿油油的台湾草，无意中想到文化大革命那阵子，批斗那些知识分子的情景。那时候如果没有我兰村长站出来保护他们，他们就没有今天了。在村里批斗那个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据说她用报纸贴她家厨房的窗口，把毛主席的图像倒过来，

贴在窗口上，被人揭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下放到三乐劳动改造。每次村里开批斗大会都少不了她。民兵绑了她的双手，用木棍串过去，把她扛起来，有人把她的裤子拉下，在场的男民兵呼叫起来，女民兵有的蒙着眼睛，有的转过脸。有一个男民兵说你们看呀，城里妇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肿大得很呢。有人用竹鞭抽她的东西。那种手段实在太残忍了，如果不是我兰村长急中生智，捂着肚子喊救命，女院长就没有救了。现在想起来这一小撮臭知识分子如此怠慢老百姓，如此看不起老百姓，当时就应该把他们斗垮，让他们很好地接受再教育。兰村长想起过去，觉得自己很委屈，当年我兰村长救过人家的命，今天却遭人冷眼。兰村长的胸口突然有一股火气冲上来，燃烧着他的心脏，燃烧着他的喉咙。兰村长像失去了理智，他远远望见那排医生宿舍，毫不犹豫地冲过去，站在第一间医生宿舍的门前，握紧拳头咚咚地擂起来，喊道，起来，统统给我起来，我要体检。

一会儿，门开了，一位年青女医生一手捏着胸前的纽扣，一手揉着惺忪的睡眠说，你要找谁？

兰村长一眼望见女医生光滑的膀子，心里骂道，臭婆娘还在做白日梦呢！兰村长生气地说，找谁？来医院不找医生还能找谁？我是三乐村的村长，我要体检。

女医生说，现在是午休时间，检什么检，神经病。女医生说着，砰地关上门。

兰村长听到女医生的骂声，更加恼火了。三乐村两千多人民群众没有一个人敢骂我兰村长，你一个医生竟敢骂我，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兰村长嘴里嘟囔着，冲到第二个房间的门前，又高举拳头。兰村长就这样不懈地擂过去，像击鼓一样，擂开各家各户的门。开门出来的医生却说兰村长神经病。

兰村长不管他们怎么骂，照样不懈地擂下去。最后擂到第十五家，门开了，门槛上站着刚才在厕所里碰到的那位女医生。这次女医生显得很温和，她对我们的兰村长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兰村长听了女医生这么一说，心里舒服多了。兰村长说我是来体检转干的，我们农村没有午休时间，你们医院怎么那么特殊，白天睡觉，晚上去做什么？

女医生耐心地说，医生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中午不休息是不行的。你再耐心等待会儿，上班时间快到了。

体检从三点十分开始。这个时候，我们的兰村长才知道其实这次体检转干的村干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八位村干参加体检，转干录用名额只有四名，意味着其中有四位同志要被淘汰。唐组委送通知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兰村长以为这次转干就他一个人，没有竞争对手，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兰村长感到非常困惑，这么关键的问题，涉及个人前途命运，唐组委竟然不告诉他，到底是唐组委忽略了还是有意隐瞒他？再有一个问题是所有参加体检的村干早上就集中县里统一培训如何填表了，唐组委也没有通知我们的兰村长参加。管组织工作的组委不可能把这些重要的细节忘记吧？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不好说的原因，是不是别人结婚叫我当伴郎充当电灯泡？兰村长心头咚咚地跳，握着体检表的手有些颤抖。轮到兰村长进入体检室了。兰村长站在门槛上犹豫一会儿，之后，终于壮着胆，挺起胸脯，跨过门槛，进入外科体检室。

外科体检室有两位医生，一位男医生，一位女医生，男医生是兰村长在急诊室见过的龅牙医生，女医生是兰村长撞

开第一间宿舍，出来开门的光膀子医生。龅牙医生和光膀子医生要给兰村长体检了，兰村长看到两位医生都是他体检前会过面的，并不感到陌生，两位医生也觉得兰村长很面熟呢。兰村长笑哈哈地伸过手要和龅牙医生握手。龅牙医生没有和兰村长握手，转身在墙上拿下他的白大褂，把右手穿进衣袖里，然后再套进左手，双手把白大褂拢过来，别上扣子，白大褂盖过膝盖。看到龅牙医生穿上白大褂，兰村长突然想起他母亲过世时他穿的那件孝服。龅牙医生的白大褂和他的孝服差不多，不过龅牙医生的白大褂比他的孝服多白一些，多光滑一些。光膀子医生也穿上白大褂，她还戴上口罩和手套，两位医生准备就绪，给兰村长的体检工作开始了。

体检室里没有什么器械设备，只有雪白的灯光和雪白的墙壁。兰村长望望四周，心里嘀咕道，体检室光溜溜的像猴子的屁股一样，一件医疗设备都没有，用什么来体检？

龅牙医生见兰村长愣着，感到很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进来不脱衣服不脱裤子怎么体检呢？难道没有参加过体检？龅牙医生生气地说，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脱。兰村长仍然站着不动。光膀子医生说叫你脱衣服裤子呢，你听不到？兰村长走过左边的门角脱下衣服和裤子，瞬间，兰村长乌黑粗糙的肌肤在雪白的灯光映衬下显得更乌黑和粗糙。龅牙医生说全脱下来，把短裤也脱下来。

兰村长看一眼光膀子医生，觉得非常害臊，心里道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在女人面前脱光裤子？光膀女医生说害什么羞，我见多了，做医生的什么又没见过，什么又不摸过。

兰村长说，我不脱。

龅牙医生说，不脱你就出去，你想转干你就脱。

兰村长急忙说，我脱，为了转干叫我脱皮我都脱，何况